

让一江清流继续北上

□ 梦鹤南飞

一、雾起

清晨五点左右，十堰市丹江口库区的雾先醒了。它像一匹刚出缸的蓝印花布，带着草木与江水的腥甜，轻轻搭在山的肩膀上。

柳河口村的鸡鸣尚未出口，刘桂香已把木窗推开一条缝——“吱呀”一声，像翻开一本线装书的扉页。

“娘，今天无人机巡库，您还去？”灶膛里柴火噼啪，儿子的话被热气顶出来。

“去！咋不去？机器再灵敏，也得有人给它指方向。”她系上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，推门而出。雾立刻涌进来，像要填满人间所有空隙。

远处，一架无人机“嗡”地腾空，尾翼划开雾帘，像庄子笔下“海运则将徙于南冥”的那只鹏鸟，贴着水面滑翔。刘桂香仰头，忽然想起三十年前——自己还是辫梢系红绳的姑娘，划着木盆在江心采菱角，江水清得能照见睫毛上的露水。如今，她脚边的这汪水，要越过黄河，跨过淮河，去滋润北方的一座座城。

“丫头，你手里的遥控器，

可比咱当年的船桨金贵。”她冲操作员笑道。

操作员是返乡大学生小赵，她咧嘴笑着回一句：“婶子，您当年一桨一桨划出来的清水，我这摇杆可不敢辜负。”

一句话，把岁月摇成涟漪，也摇疼了刘桂香的眼眶。她低头揉眼，却在指缝间看见瓦檐上的一滴透亮的露水——那何尝不是另一枚“遥控器”？只要人心不歪，千里水脉便永远指向北方。

二、地下有个“澡盆”

如果说雾是江水的呼吸，那么污水处理厂便是大地的“肾脏”。

郧阳区老河滩，曾是夏夜最热闹的烧烤场。炭火一旺，肉香混着油味往江里飘，连星星都被呛得眨眼。如今，同样的地方，木槿、鸢尾、美人蕉层层叠叠，孩子们踩着彩色透水砖追蜻蜓。谁想得到，脚底下有6万吨污水正在静静“洗澡”？

“就像给脏娃娃搓背，先泡、再搓、然后过水，最后再过一次臭氧，比太阳晒过的被子还干净。”厂长老魏拍拍地面，“上头跳舞，

下头干活，各不耽误。”

我蹲下身，把耳朵贴在花圃边，竟听见地下传来潺潺水声——脏水经九重净化，终以澄澈之姿重返人间。

老魏递给我一杯出厂水，我晃了晃，水纹荡出一圈圈光晕，像一圈圈小小的年轮。

我忽然明白：技术不是冰冷的钢铁，而是让水重获尊严的“成人礼”。

三、无人机的乡愁

为了守护丹江口3500公里库岸线，50架返巢式无人机每天清晨“打卡上班”。它们像一群白颈鸦，掠过柑橘林、掠过网箱、掠过垂钓人的草帽，把实时画面送回指挥中心。

“以前偷排污水，趁月黑风高。现在天上多了一只眼，24小时不眨。”市执法支队小张开玩笑说，“我们上班像‘打游戏’，鼠标一点，无人机飞去，证据链一条不落。”

我随队出巡，无人机掠过一处网箱养殖旧址。夕阳下，只剩几根朽木斜插在水里，像历史遗

落的逗号。小张说，这里曾密布网箱，有上万个，鱼粪、饲料沉底，江水浓得能“立筷”。

2017年，十堰用3个月拆掉了全部网箱。养殖户老赵蹲在岸边，望着最后一格网箱被吊起，“哇”地哭出声：“鱼没了，我咋活？”

两年后，老赵的“渔家乐”开张，招牌菜是“丹江全鱼宴”。鱼取自生态放养区，客人坐在柚木栏杆前，江风掀动桌布，远处白鹭起落。老赵端着酒杯冲我说：“以前靠鱼吃‘鱼’，现在靠鱼吃‘景’——水清了，票子反而厚了！”

我抬头，无人机正掠过头顶，像替老赵写下两行诗：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”

四、雾散见警徽

2023年8月15日，首个全国生态日，十堰市公安局门口多了一块新牌子——“南水北调水源区生态环境警察支队”。

“环保+公安，就是‘文官+武将’，一个负责调查取证，一个负责采取措施，再也不会来回踢皮球。”说这话的支队长老曹是个黑脸大汉。

我随警队夜巡，月光把江面映成一面铜镜。忽然，执法仪里传来无人机回传画面：上游300

米处，一艘暗舱船正偷偷排放乳白色液体。

“收网！”老曹一声令下，快艇如离弦之箭。

十分钟后，船主被按在甲板上。他抬头望天，恰好看见无人机指示灯一闪一闪，像一颗不肯坠落的星。

“我认罪……”船主垂下头，第一句话竟不是求情。

回岸路上，老曹递给我一瓶水：“喝吧，咱十堰自家的水。”

我旋开瓶盖，咕咚咕咚，水过喉咙，发出清脆的回响。那一刻，我听见制度最朴素的心跳——“有法可依，有法必依，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。”

16个字，重若千钧，却又轻得像一滴水，融入江流，继续北上。

五、渔火与捞网

夜深，汉江清漂队的趸船还亮着一星渔火。

肖安山蹲在船尾，就着碘钨灯缝补捞网。8年，他熟悉江面每一道波纹，像熟悉自己掌心的老茧。

“老肖，今天漂来一大坨泡沫箱，里头还有两条活鲤鱼！”队员小陈笑得见牙不见眼。

“泡沫拖上岸，鱼留下，明早给娃们加菜。”肖安山把针在头发里蹭两下，继续穿线。“江

是活的，你疼它，它就疼你。”

我蹲在旁边，看他手指粗糙如杉树皮，却在网眼里穿梭自如。灯影晃荡，把他的轮廓镀成古铜色，像一尊被岁月磨亮的雕像。

“您打算干到啥时候？”我问。

“干到捞网再也捞不到垃圾。”他抬头，冲着江面努努嘴，“也干到我干不动那天。”

一句话，把夜风说得柔软。我顺势望去，江心月色如水。偶尔一条鱼跃起，溅起银光，像是在江面上写下一行“谢谢”。

六、露从今夜白

如果把十堰的保水比作一棵大树，技术是枝，制度是干，根须必须扎进320万百姓的柴米油盐。

——根须在茅塔河。（茅塔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的二级支流——编者）

73岁的刘大爷把自家的旱厕改造成三格化粪池，菜园里挂着“生态厕所示范户”的黄牌子。

“粪水不直排，菜长得更肥，北京人也能喝上更清的水，一举三得！”刘大爷眯着眼，把烟锅在鞋底磕了磕。

——根须在中小学校。

“饮水思源”班会课上，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出“我心中的丹江口”——长城牵手武当山，丹

顶鹤衔水滴飞向天安门。

老师问：“为啥要守水？”

小胖子站起来，嗓门赛铜锣：“因为我北京的表舅也喝这水！”

全班哄笑，笑声飞出窗外，惊起一群白鹭。

——根须在志愿红。

20万实名注册志愿者，把“红马甲”穿成移动的旗帜。

北京“京堰志愿者联盟”来十堰交流，两地志愿者在水坝上植下同心林。

“我们栽树，你们浇水，树在情就在。”北京姑娘小周普通话字正腔圆。

“等树成林，请你们来摘果子。武当蜜橘，甜着咧！”十堰小伙阿杰回赠一包土。

南北两双沾着泥土的手握在一起。

我忽然想起杜甫那句：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

对京津而言，十堰是远方；对十堰而言，京津亦是远方。

共饮一江水，便把“故乡”二字，写得比秦岭还宽。

七、一滴水的年轮

“十四五”收官前夕，十堰交出水质答卷：27个断面优良率100%，丹江口水库水质稳定在Ⅱ类以上，累计北送720亿立方米——相当于把半个洞庭湖抬高

三尺，送到1.14亿人唇边。

数据冰冷，背后却是滚烫的生活。天津的王阿姨可能不知道，她早晨煮豆浆用的水，半个月前还在十堰的星光下荡漾；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能不知道，他灌进保温杯里的茶，曾经过肖安山的捞网；河南麦田里的老农可能不知道，他用来灌浆的渠水，带着刘桂香窗棂上的雾气。

水，把千里之外的陌生人，悄悄系成命运共同体。

我沿输水渠一路向北，在河南鲁山看见干渠与黄河凌空交汇，两条巨龙对视，一条浊，一条清。

“一清一浊，像极了两代人的对话。”鲁山管理局老李说，“浊的是过去，清的是未来。”

我忽有所悟：每一滴北上的水，都是一枚年轮，刻着“人不负水，水不负人”的信念。

八、把远方还给远方

文章写到这里，似乎该收尾了。

可我的手却在键盘上停住了——收得住吗？

只要地球还在转，水就永远流向更低、更远的方向；只要人类还延续，“喝一口干净水”这个命题，就永远不会画上句号。

于是，我把结尾留给一个尚未发生的画面：

若干年后，刘桂香的小孙女

蹲在水库边，用空矿泉水瓶灌了一瓶江水，贴上标签——送给未来的北京朋友。

她举起瓶子，对着夕阳晃啊晃，水波把光斑投到她脸上，像撒了一把碎金。

那一刻，她会想起奶奶说过的话——“丫头，水是大地流动的记忆，谁接住它，谁就接住了远方。”

而我们，接过这瓶水的人，又该怎样在自家的屋檐下，将这一汪清波继续传递？


答案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缝隙里：当你拧紧漏水的水龙头，当你把洗衣粉换成无磷配方，当你带着孩子把废旧电池投进回收箱……或许，你就在为一滴水的北上，贡献0.0001克的重量。

别小看这0.0001克，它像蝴蝶振翅，足以在千里之外掀起另一场清澈的风。

水知道，风知道，北方麦田里悄悄拔节的麦穗也知道。

于是，我们终将懂得：

让一江清流继续北上，不是十堰一座城的独舞，而是我们与脚下这片土地无尽的相守。

相守中，没有豪言，只有细语；没有终点，只有看顾。共守这一份——“不将就”的坚持。

（朱仕鹏，笔名梦鹤南飞，自由撰稿人）